

二叔写春联

张庆余(嘉祥)

二叔离世已有多多年,但他给人写春联时的场景,每每想起来仍旧如在眼前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,直到他离世,三十余载光阴里,春节前的一两天,他总是为写春联忙得不可开交。

二叔写得一手绝妙正楷,写出的字无论在结构上,还是在笔力上,在全村乃至周边数村都首屈一指。而农村人求春联,也都是求正楷字体,认为只有这种字体的春联才显得庄重、严肃、正规。

二叔写春联,分公家与私人两桩事。公家方面,每到除夕前,村干部都会请二叔为村里现役军人家庭、退伍老兵、老党员等书写春联。这些春联连同点心,是村里送给他们的新春慰问。

私人求联更是日常。街坊邻居们自发地找上门来,求二叔给写春联。他们自带大红纸登门,不用指定词句,只说清贴几扇门,有空便等候,没空就傍晚来取。二叔总要细心裁剪红纸,这份功夫并不比书写轻松。晚年时他精力大不如前,戴着老花镜写一会儿就疲惫不堪,怕耽误人家贴春联,便顾不上休息,只是起身甩甩手、伸伸腰,然后坐下来接着写。

二叔的记忆力很强,他写春联不用看书本上印的那些现成的,只凭记忆就可以随想随写。但他也注意分析对象,因为对街坊邻居们都比较熟悉,谁家适合贴哪种字句的春联,就写哪种字句,都必须属于吉利话,能让人高兴。邻居张如良靠拖拉机跑运输,特意求一副贴在拖拉机头的小春联。二叔略一思索,写下“远近逍遥过 进退运遇通”。这下子可把张如良给高兴坏了,连连夸赞:“这副对联太好了,不光含义好,每个字还都带走之旁,真是绝了。”

最难能可贵的是,二叔给人写春联,从不求别人的报酬。他认为,邻里愿意找自己写春联,是信任与看重,不该收受分毫财物。用二婶子的话说:“全是给人家白尽义务。”

一张红纸,一支毛笔,一腔热忱,二叔用一手好字,为乡邻写满新年祝福,也写下朴实善良的人品。那些墨香四溢的春联,早已融进岁月里,成为我心中最温暖的年的记忆,也让二叔的模样,永远留在了乡里人间。

年

王月琴(任城)

不管天寒地冻,不管路途遥远,就是跋山涉水也阻挡不住中国人回家过年的脚步:因为家是情感的终极寄托与精神港湾。血浓于水,亲情团聚是家人之间最浓的牵挂。这些情与爱牵动着每一位游子的心。无论你身在何处,都想回到亲人身边,回到那个难舍难离的家。哪怕车站机场人山人海,哪怕只赶得上最后一班车,也要奔赴团圆,诉说一年的心里话。

“年”传承至今,一代一代,永不间断。它把民俗、民意、民心融入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,形成了一个国家、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。

年,是我们中国人热爱生活、看重亲情的一种极为突出的体现。除夕的夜晚,家人围坐在一起,不谈富贵,不谈贫贱,只愿高高兴兴、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温暖可口的年夜饭。这顿饭,就算没有山珍海味,没有玉盘珍馐,却吃出了亲情,吃出了在外尝不到的香与甜——妈夹我一箸菜,爸劝我酒一盏,那是在外感觉不到的温暖。一会儿鞭炮响起,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,爸妈、兄弟姐妹、孩子们围坐在一起,品尝着这顿五味俱全的年夜饭。里里外外,张灯结彩,灯火通明,前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,热闹非凡。这就是我们相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年。

每到春节,各行各业的人们放下忙碌,奔赴这场属于整个民族的团圆盛宴。这就是我们伟大民族根植于血脉的传承与展现。不管年代的久远,不管王朝的更迭,始终人心所向,从不间断——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

年,就是牵引民族悠久文化与血脉亲情的一根长线。不管你身在远方,心在天边;不管你行囊空空,还是身价千万——这根线从不计量远近,只给予你一声亲情的呼唤:天下的游子,回家过年!

刻在骨子里的乡愁

马全庆(任城)

腊月里的风,裹着黄河滩区特有的泥土腥气,吹过黄河岸边的村落。年三十子夜刚过,零星的鞭炮声便划破寂静,待到清晨,鞭炮声已汇成沸腾的海洋,震得窗棂簌簌作响。

伯父执笔写春联,墨香氤氲,一“福”落笔,暖入心头;贴春联时,门楣高悬“迎新年”,粮囤挂“五谷丰登”,处处寄托着对来年的祈愿。上坟请祖,香火引路,纸灰随风,家族血脉在肃穆中延续。

母亲是除夕夜最忙碌的人。她在祖先神龛前点上蜡烛,烧三炷香,让孩子们跟着磕头,香火的气息弥漫开来,混着供品的甜香。幼时我曾问,为何给祖先磕四个头,给神明磕三个,母亲只说是长辈传下的规矩。如今想来,四季平安、三生有幸,皆是藏在仪式里的温柔祝福。

年夜饭的桌上,整鸡、整鱼是主角,取“吉庆有余”之意。生菜、馓子、炸藕盒等更是必不可少,油香四溢中透出浓浓的年味儿。没有电视机的年月,大哥讲三国故事,我们听得如痴如醉;后来有了收音机、春晚,年味儿便跟着电波与光影,飘进千家万户。女眷们和面、调馅、包饺子,除夕夜吃肉馅的,初一吃素馅的,寓意“素净一年”。更有家庭在饺子里包入硬币或糖果,谁吃到就预示来年有好运。

守岁与压岁,是除夕夜最温情的时刻。孩子们穿上新衣,给长辈磕头拜年,称为“辞岁”;老人则将钱装进红包,作为压岁钱赏赐,希望孩子平安顺遂。压岁钱装在红包里,沉甸甸的,是长辈的祝福。如今,过年成了“抢红包”的游戏,可那“辞岁”的仪式感却渐渐淡了。可在我心里,黄河滩区的那片土地,才是年味的源头。

年味儿,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它不在高楼大厦的霓虹里,不在手机屏幕的闪烁中,而在那片被黄河水浸润的土地上。它是我们对过去的怀念,对现在的珍惜,对未来的期许。

别忘了,年味儿是根,是魂,是我们永远的乡愁。无论走多远,那份质朴与深情,都会永远留在心中,在岁月里熠熠生辉。

雪落任城

刘成龙(任城)

济宁的隆冬,从不是单调的寒瑟,总在不经意间藏着惊鸿一瞥的惊喜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,似天宫遗落的万千梨瓣,又若素娥抖落的缟素轻纱,一夜之间便铺满任城的街巷阡陌,将南池的亭台楼阁、校园的红墙黛瓦,都晕染成一幅温润雅致的水墨长卷。雪片簌簌落下,吻过运河的碧波,抚过土山的文脉,让这座古城的冬韵,在银装素裹中愈发醇厚。

雪后的校园,是暖冬秘境。暮色降临,教学楼的窗棂透出橘黄灯光,在积雪上铺就金色小径。路灯如星,将法桐枝桠映照成银边勾勒的剪影,雪花穿光而过,似萤火旋舞。教室里灯火明亮如灯塔,映出学子伏案苦读的身影,与窗外雪色相融,驱散寒夜清冷。晚归学子踏雪而行,咯吱声响伴着红灯笼的暖意,成为冬夜最动人的韵律。

南池公园的雪,藏着济宁最雅致的风情。湖面冰封如玉镜,残荷枯茎缀满白雪,宛若珊瑚。王母阁红墙黛瓦覆雪,檐角冰凌垂落,倒映冰面,如梦似幻。垂柳银丝摇曳,晨雾中的少陵祠若隐若现,飞檐翘角尽是古意。老人踏雪晨练,为静谧雪景添上温情一笔。

这场雪,暖了校园灯火,美了南池时光,也温柔了整座济宁城。运河水汽与儒家温情相融,雪落无声,诗意滚烫。这份独属于任城的冬日美景,终将成为人们心底珍贵而难忘的记忆。

家风传承

星辰(微山)

都说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我们姊妹四人,便在父母的潜移默化中,继承了他们勤劳、善良、任劳任怨的品格。

父亲曾担任村长,一生务实本分。村里大小事、邻里矛盾纠纷都由他出面调解。他很少对我们讲大道理,却用一言一行告诉我们:做人要不计较、守本分、常感恩。

然而,给予我们最多陪伴的是母亲。她是质朴的农村妇女,一生躬身劳作。记忆里,她的身影总穿梭在十几亩庄稼地和那片繁茂的苹果园里。父亲忙于村务,家里家外的重担几乎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,白日耕作,夜晚操持家务,将我们照料得无微不至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独自撑起整个家,再苦再累也独自咽下,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。

等到我们姊妹成家立业,原以为母亲终于能卸下重担安享清福,可她的身体却早已累垮,常年与药为伴,一生都被辛劳与病痛填满。

可即便饱经风霜,母亲心底的善良从未改变。她常叮嘱我们:做人要善良,能帮人时就帮一把。这些朴素的话语,如春雨润物,深深影响着我们也让我后来走上公益之路,把母亲的善良化为实际行动。

如今,母亲虽已远去,但她和父亲的勤劳与善良,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,成为我们姊妹代代相传的家风。

润物细无声

闫茂坦(济宁经开区)

鲁西南有句谚语:“精三分,拼三分,留下三分给子孙。”我起初不解深意,直到看见父亲的旧照,往事涌上心头,才真正读懂了其中的温暖。

父亲的善良,总是不动声色。他会悄悄把吃剩的馒头、细碎的粮食,放在院子外面。他怕我们看见了要说他不节俭,所以总是默不作声地去,又默不作声地回,唯恐惊扰了什么。家里枣树成熟,他再忙也要拦着我们,执意留下一部分枣子。起初我们不解,直到看见一群群过冬的鸟儿,叽叽喳喳落在枝头,将他留下的枣儿啄食干净,发出欢快的鸣叫——那声音像是褒奖,化作父亲脸上舒展的笑容。那一刻,路过的夕阳仿佛也瞧见了,轻轻将这温暖的一幕揽入余晖。

平日里,家里的废纸箱我们总留着卖钱,父亲却常常悄悄提到垃圾桶旁。不一会儿,就有老人捡走。我后来才明白,他既想助人,又小心翼翼守护着对方的尊严,不围观、不声张,只把善意悄悄安放。

父亲没上过多少学,后来当赤脚医生时才考了中专文凭。尽管学历不高,可当年全年级三个班他回回考第一,说起这些,他眼里总有光,也默默激励着我们前行。他没有高深的学问,讲不出大道理,却用一生践行着朴素的为人之道: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;与人为善,自有福报。他用医术为乡亲解除病痛,更用无声的善意温润人心。

那些鸟儿的欢鸣、拾荒老人安稳的背影、父亲温和的笑容,如一场春雨来过,无声无息,却余味绵长,值得我用一生去体会、去传承。